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

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第三醫案篇

海昌王士雄夢隱纂

鎮海陳亨春泉校

南鍼

張戴人曰。泰和間。余見廣濟院僧病霍亂。一方士用附子乾薑同煎。放冷服之。服訖嘔血而死。如此而死必是暑證。洞溪云暑害。况與附子同。行鍋更烈矣。同頃合流鎮李彥直。中夜忽作吐瀉。自取理中丸服之。不得一誤用者。害不旋踵。縱有食積何以巴豆。縱有食積何以巴豆。遂平。李仲安攜一僕。一佃客至偃城。夜宿邵輔之家。是夜僕逃。仲安覺其逸也。騎馬

與佃客往臨穎追之。時七月天大熱。炎風如箭。埃塵漫天。至辰時而還。曾不及三時。往返百二十里。旣不獲其人。復宿于邵氏齋。忽夜間聞呻吟之聲。但言救我。不知其誰也。執火尋。乃仲安之佃客也。上吐下瀉。目上視而不下。胸脇痛不可動搖。口欠而脫。曰四股厥冷。此正風溼。渴三者俱合之證也。夜行風大兼感涼氣乘馬疾馳更挾其婿。曾聞余言。乃取六一散以新汲水剉生薑調之。頓服半升。其人復吐。乃再調半升。令徐服之。良久方息。吐證服藥往往不受必徐徐服始至明。又飲數服。遂能起。生薑不煎。但剉入新汲水中而合。法也。調六一散。取其微辛。佐甘涼之劑。以解風暑而清溼熱。略無助火之弊。可爲用藥之法。調養三日平復。先清外感而後調其勞瘁之傷。可爲治病之法。

羅謙甫治一蒙古。因食酒肉淹乳而患霍亂。從朝至午。精神昏
憤脈皆浮數。暑邪未去。接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正氣已虛。卽以新汲
水調桂苓白朮散。徐徐服之。妙。隨作地漿水。澄取清者一杯。再
調服之。尤。止瀉遂止。次日微煩渴。與錢氏白朮散時服而愈。證如是而所傷之物已出則知中氣傷殘暑邪未解故用補正清
邪之治凡虛人受暑而病此者卽以是案爲法可也其理中四逆等方皆治陰寒致病非治暑也
此等界限不清亦何足以言醫耶

又治提舉公年近八十。六月間患霍亂吐利。昏冒終日。不省人事。暑邪內擾。脈洪大有力。一息七八至。大勢頭熱如火。邪熱上僭。
足。肺氣不降。非下虛也。半身不遂。胃氣大亂不能。不是戴陽。熱入陽明之咎。
中風。遂以甘露散瀉熱。補氣安神。加茯苓以分陰陽。冰水調
不是

灌漸漸省事而諸證悉去。

後慎言語

虛證

節飲食

諸病宜輕無
病人亦宜爾

三日以參朮調中藥理正氣十日後方平復。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瀉水漿不入口七日自分死矣

未服燥熱藥

診脈八至而數曰當夏而得是脈

暑邪深入也

提舉以八十之年而脈入至此人七日不可不死

吐瀉不

納水穀邪氣自盛也遂以人參白虎湯進半杯良久復進一杯

徐達觀稍安三服後減去石膏知母而人參漸次加至四五錢

操縱有法黃檗橘皮麥冬等隨所兼病而佐使

制剂有法

一月後平復

暑盛

尤傷之治

此案可法

一僕夫燕京人縱酒飲食無節崩霍亂吐瀉轉筋煩渴幾殆時

六七月淋雨。晝夜飲糖瀉水數升而安。貧而無人服侍得飲此而愈余亦會見一人如是後生六子起家致富孫曾繞膝壽至九秩而終若富貴人患此則每爲溫補藥所誤也千金方云輕者水瘡良然良然古人豈欺我哉此偶合古方余目擊其事後路途中及六合縣見一人服新汲井水良愈儿暑熱病渴喜冷飲者但以新汲水或冬雪水徐徐飲之皆能向愈不但霍亂爲然也今人雖明知其忠熱而猶禁冷飲何耶

一人病霍亂欲吐不吐欲瀉不瀉心腹疼痛脈之沈伏如無痛脈每如此乾霍亂也急令鹽湯探吐宿食痰涎椀許遂瀉上竅得自通但得吐瀉即可治矣與六和湯愈

孫文垣治程氏子先醉酒後御色其平素縱恣貪涼可知矣次早四肢冷胃胱痛極脈僅四至或以鬱火治投以寒涼痛更甚三日前所食

西瓜吐出未化。

傷冷已甚

乃翁以爲陰證傷寒。

今人凡聞病犯房事者雖不傷冷食亦謂之陰證傷寒。輒以丁附桂殺之可慘也已。

欲用附子理中湯不決。

此翁頗虛心逆

孫視之面色青慘叫痛而聲不揚坐臥煩亂是霍亂兼蛻厥證

也先當止痛安蛻後理霍亂可免死也遲則誤事矣急用醋炒

五靈脂三錢蒼朮一錢五分烏梅三箇川椒炮薑桂心各五分

水煎飲下痛減大半

恣啖生冷復傷于酒更誤于寒涼之藥故以溫胃安蛻得效

下午以大

腹皮藿香半夏橘皮山楂茯苓五靈脂兩帖全安

仍以和中化滯理其脾胃

而愈御色一端略
不置議洵可法也

江晉南治從叔于七月閒得霍亂證吐鴻轉筋足冷多汗囊縮

一醫以傷寒治之增劇。

庸工常技江診之左右寸皆伏不應。上下否塞故脈

伏而尺部極微口渴欲飲冷水。足冷囊縮似屬厥陰口渴亦似中陰溼無轉筋多汗。譖子若少陰頭有汗則死矣乃以五苓散與之。此治傷寒霍亂有表子熱多欲飲水句而誤也。此時如用桂苓甘露飲則得矣。覺稍定向午猶渴。囊縮乃暑熱入與傷寒藥渴何能已。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始知爲暑夢冬滑石不足蔽辜而更以黃連香薷飲冷進一服。前方拘泥俗說妄用五味酸溫尤不宜用。忽進此劑殊屬可笑。次早脈稍出按之無根且人脫形連投溫五味不知服後何如。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卽吐。桂朮五味香薷等藥見效矣宜乎如是呃忒手足逆冷飲食入口卽吐。桂朮五味香薷大便稍不禁爲灸丹田八九壯。囊縮稍舒手足稍温。伏熱得火炎已繼以理中湯二三服。茫無頭緒若江氏者可謂蔽于古而不渴猶甚。咽疼熱不解時或昏沉。理中湯又見效矣可見囊縮不是虛寒也。乃以竹葉石

膏湯焦頭爛額之客投之而愈。此案江氏初治原知爲熱，止因泥古遂清補兼施而艾灸理中，致一誤再誤，迨嘔吐形脫之時，又不知附子故末著，尙能挽救，然亦危矣。讀者鑒諸。

江少微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瀉轉筋。一醫投藿香正

氣散。

此治襲涼飲冷兼寒，尚不可誤施于暑熱霍亂之方。

加煩躁而赤揭衣臥地。

藿香正氣散溫散之劑也。

尚沉厥冷渾身青紫而死。醫者猶謂陰盛已極，此等大熱之藥尚不克救，再遇此證，仍以此法投之，至老不悟而死者之冤亦無從訴。此余之所以述霍亂轉筋諸治法爲世告也。

江診之。

脈虛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

宜辛甘大寒之劑瀉其火熱。

以五苓散加滑石石膏吐瀉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痊。

暑熱爲病，脈多絕

虛微，澀弱，經絡以熱傷氣也。甚至隱伏不應指，或兩尺絕火燭而反洪大滑數異常者，此霍亂所以無一定之診臨，病極宜善醫也。

陳三農治一婦暑月方飯後卽飲水而睡。睡中心腹痛極肢冷上過肘膝。欲吐利而不得吐利。勞痛垂死。六脈俱伏。令以藿香正氣散煎湯探吐。一吐減半。再吐而安。此停食飲冷睡臥當風而成乾霍亂也。以對證之劑引此又合機宜不必拘守鹽湯一法也。

繆仲淳治高存之家僕婦患霍亂。以砂仁一兩炒研鹽一撮沸湯調冷服一劑愈。此治夏月貪涼脾胃不和之輕證也。冬月傷寒患此亦可用但宜溫服。余嘗自喻爲傷冷物者加吳茱萸。

張石頑云。少年新婚。陡然腹痛麻瞀。醫通謂之番沙卽乾霍亂之因熱者或令飲火酒半杯。此必疑其爲陰證也。而不知少年新昏。最多火證則火腹痛轉劇。旋增顫慄。身發紅點。熱毒得酒愈熾。若不急從生也。

與蘆根汁解酒毒而清熱得吐痛解復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見紅斑分
熱啜童子小便稍安清營妙品又濃煎茵豉湯宣解惡氣穢仍入童
便續續與之得大吐汗出而痊

葉天士治一人霍亂後中氣大虛。肝風內動。心中空洞。身痛肢
浮。用異功散加木瓜薑棗。按此以培中制木之劑。而爲霍亂善
後之治。最可法也。若見身痛肢浮而誤用表散之品。則內風愈。
動脾土重傷。因而致殆者多矣。夫霍亂固是中焦土病。而土病
多由木侮。故雖治寒霍亂。必首察厥陰之動靜。儻其人肝陰素
虧。內風暗動者。薑附等極宜慎用。卽當用者亦須妥爲駕馭。毋
使過劑。設或無節。雖不似熱霍亂之立時殞命。亦必增劇而生。

枝節試觀仲聖治厥陰下利之用白頭翁湯其義自明。蓋厥陰雖當兩陰交盡而具合晦朔之理。陰之初盡卽陽之初生。其本陰其標熱。其體木其用火。是以獨稱剛驟而爵以將軍。顧名思義可以悟其治矣。世有治肝氣惟崇剛燥者。驟則變瘻厥緩則成闊格。人但知病之日深而不知藥之所釀。併及之以爲醫家病家兩鑑焉。

懷抱奇治一男子恣飲梅水吐瀉無度。手足厥逆面色慘晦聲音不出而脈沉伏。小水點滴不通。服藥入口卽吐。醫告技窮。余思梅味酸主收。故小便癃閉而果得麝則敗麝又香竄走竅。乃取麝半入臍中半入鼻孔。病者卽以手拂其鼻曰。此何物也。少

頃小水大下二三行。忽如醉而醒。夢而覺。越日索粥漸安。此無
者。故但以敗果通寒。卽能奏效。其巧思正不可及也。

童栻廬治陳氏婦。盛夏病霍亂吐瀉。腹中疼痛。四肢厥冷。冷汗
溱溱。轉筋戴眼。煩躁大渴喜冷飲。飲已卽吐。六脈皆伏。雖曰霍
亂實勝厥也。經云大氣入臟。腹痛下注。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速宜救陽爲急。遲則腎陽絕矣。以四逆湯薑附各三錢。炙甘草
吳茱萸各一錢。木瓜四錢。煎成冷服。日夜連進三劑。四肢始和。
危象皆退。口渴反喜沸湯。寒象始露。卽于方中佐以生津存液
之品。兩服而安。按此案論證用藥。皆有卓識。其真諦全在喜冷
飲而飲已卽吐。及服熱藥後反喜沸湯也。設能受冷飲者。卽爲

內真熱而外假寒。然熱證亦有胸下格拒不通。雖喜冷飲飲已
仍吐。必細細呷之始能受也。亦有痰溼內盛。雖渴而喜熱飲者。
皆不可誤認爲寒也。故必辨舌苔之色澤。驗小水之有無。始無
遁情。案中未及尙欠周詳。且大氣入臟。非人人共患之疫。而疫
氣流行之際。亦閒有此一證。故醫者必議病而用藥。毋執方以
殺人。是乃仁術。

倪姓患霍亂吐瀉。審知始不作渴。四肢不逆脈不沉細。易治一
實童曰此病一誤再誤。命將殆矣。若果屬寒。投熱病已。今反四
逆脈轉沉細。欲伏乃釀成熱。深厥深與熱邪傳入厥陰者何異。

中肯

卽以竹葉石膏湯入參易西洋參。

是

加黃連滑石兩劑而

安。同時有陸姓患此醫用回陽之劑日夜兼進。

豈真欲其速死哉紙上談兵讀

書無眼者往往如是不僅粗工爾也我見亦多厥逆煩躁日增病人欲得冷水禁絕不

與可恨甚至病者自起拾地上痰涎以解渴可慘死能延旬日則欲得冷水可憐遷延旬日而

死時若能轉計猶可活也。噫卽使真屬陰寒陽回躁渴如是熱

藥之性鬱而無主以涼藥和之病亦立起不學無術曷勝浩歎

涼藥和之妙理未經人道

謝城

張氏女夏月患霍亂醫用薑附霍朴茱連等藥嘔吐雖止腹痛不已而痢五色至第八日童診脈細數沉部有力兩目睂翳舌絳脣紅胸膈煩懶口渴引飲是暑穢之毒擾亂中宮而病霍亂

苦熱雖能開鬱止嘔。畢竟反助邪勢致變五色毒痢。此暑毒尚無溼而暑毒重者早不救矣。與子和桂苓甘露飲加黃連銀花黑豆兩服。翳退而諸恙遞減。胃亦稍甦。因畏藥不肯再服。余謂餘邪未淨。留而不去。戕害臟腑必轉他病。乃與三豆湯加甘草頻飲而愈。

湯芷卿曰。常州伍某素壯健。方啖飯忽呼痛倒地。云胸膈如刀割。羣醫莫治。問三日。懨懨待斃矣。一老人過問病情。令磨陳墨汁。與啜。痛立止。病如失。因問是何證也。曰記少時鄰人患病類此。一老醫以此法治愈。云誤食天絲毒也。想墨汁無害。故令試之。不料其果合耳。此證雖罕設有之人必以爲乾霍亂耳。故采之以廣聞見。

固始有人于元旦食湯圓訖方出門賀歲忽腹如火燒痛不可忍暈絕仆地移時稍蘇而號痛聲徹四鄰諸醫皆云脈細如絲不治病極脈多微伏日門外來一丐僧家人辭以有病僧云何不問我家人苦無策姑令人僧一望卽曰是誤食蛇精也神乎伎矣
醫書而不識一證自命爲儒醫者人因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
彼此貿貿雖日殺人而不悔悟宜乎畸人逸士之晦跡以遯也世有餽讀可輒于破囊中取藥一丸以水研灌移時病者起嘔如雀卵者數枚僧云未也復嘔穢狼籍出一物如雞子大僧曰是矣剖視乃血裏中蟠一小蛇見人遽動作勢上下病已若失舉家驚服我亦拜服叩其所以云多年陳穀蛇交其上餘瀝黏著誤入腹中乃成此物少停卽洞胸腹出矣僧徑裹蛇而去按揮霍撩亂已不

易平必辨陰陽始能奏績此證雖非霍亂而病來迅疾。鑑似食滯之乾霍亂且證勢之撩亂較霍亂爲尤亂也。苟無破敵之才徒有虛名之學焉能平此大亂哉。用藥如用兵丐僧有之矣采此以爲撥亂反正者告勿以資格用人也。几腹中卒然大痛在飲食後而無別證可憑者多係誤食毒物。重用紫金丹或玉樞丹研灌似亦有效。

楊素閱治其仲郎王子夏患乾霍亂身熱不渴口燥無苔六脈俱伏痛在胃脘連及胸脇勢甚洶涌先與地漿一椀勢少定少頃復作因徑投大承氣湯一帖其痛即下行至臍閒又一帖痛又下行伏于少腹右角按之則痛不按則與平人無異起病至

此已歷周時。思食甚急。乃以綠豆煮粥與之。食後一切如常。惟少腹右角。按之仍有小塊。隱隱作痛。遂重用當歸。枸杞。裏仁。佐以桃仁。紅花。少加牛膝。以導之。服一時許。腹中汨汨有聲。下紫黑血一塊。若五寸許。而少腹之痛塊若失。此病治法。原出一時。臆見。然竟以獲痊。特錄出質之半疑。不知以爲何如。按霍亂證因于暑熱者多。故感受稍重極易入營。古人刺以泄血及內服益母湯。藕汁。童肺。皆所以治營分之邪也。楊公子舌燥無苔而不渴。痛又及脇。必平日偶有絡傷未覺。乃邪遂乘取而入也。承氣之硝黃。竝是血藥。氣行則瘀降。故痛得漸下。迨塊在而按之始痛。且知餓能食。益見氣分之病已蠲。而血分之邪尙匿。毋庸

承氣之直攻。改從濡化而曲導。操縱有法。余服其手眼之超。
景岳謂飲食下行之道。必用少腹下右角而後出于廣腸。自
誇閱歷而知古人。竝未言及。蓋渠嘗治一人。食麪角雜投巴
豆大黃而不效也。魏柳洲曰。就此觀之。景岳平生臨證。遺憾
多矣。夫麪角由胃入腸。既至少腹之角。豈能作痛如是。而又
如拳如卵。必其人素有痼病。偶因食麪而發。或兼當日之房
勞。遂乃決張。如是故推蕩之藥不應。得木香火酒一派辛熱
香氣。而痛始止也。至謂食由少腹下右角而後出廣腸。更堪
捧腹。經謂大小腸皆盤屈十六曲。則左旋右折可知。豈如箇
如袋而直下乎。嘻。按楊公子少腹右角之痛。設非乃翁卓識。

醫必誤認食滯特附錄魏語以廣其義併爲崇尚景岳者告

山陰田雪帆明經

晉元

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弔腳

痧一證以爲此真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

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足

抽掣嘔逆口渴厥逆聲嘶脈微欲絕舌短目眶陷睛上視手足

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且發多死緩者

二三日或五六日而死世醫或認爲暑溼妄投涼瀉或認爲痧

氣妄投痧藥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水煎

冷服輕者二三劑卽愈重者多服幾劑立可回生真神方也如

咽者加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加薑汁炒川

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足冷過肘膝。色見青紫。加製附子三錢。此證種種皆肝經見證耳。緣坎中真陽爲邪寒所逼。因之外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但以脈辨之。自無遊移矣。

寒犯厥陰而爲霍亂轉筋者。容或有之。豈可以概論時行之證耶。果係寒犯厥陰而吐利汗出。則當用吳茱萸湯加減。或烏梅丸法。不當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以當歸四逆本桂枝湯加當歸通草細辛。通血脈以疏肌表。非汗出脈絕之證。所可輕嘗。至脈不可憑。必以口渴舌黃喜冷飲爲辨。眞熱假寒之確據。竟敢顛倒其說。曲爲妄解。何欺人之大甚哉。

書生紙上談兵。好發想當然之議論。惑世誣民。大率類是不可不辨也。故附錄于此。

夢影

道光元年冬。金履思丈念祖父之勞勸命余佐理。雖務于婺州之孝順街。公餘之暇。輒披覽醫書。焚香繼晷。樂此不疲。三年夏閏。主政周光遠先生年二十七。體極腴哲。登刑後。忽體冷自汗。脣白音低。僉以爲痴。欲進開竅等藥。時余年十七。竊掩其臂以診之。脈已微弱。欲絕。因力排衆議曰。此陽氣之欲脫。非痴邪之內閉。再投香散。殆速其危也。人皆以童子何知而笑之。幸先生聞而首肯者。再倉卒不及購藥。余適有琴仙妹所貽。三年女佩。

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卽安後用培補率以參耆朮草爲主。蓋陽氣偏虛之體也。先生甚德之。視余若弟。且逢人說項。遂以浪得虛名。癸卯爲余刊治案。余愧無以報也。先生年五十歲無疾而逝。猶是陽虛暴脫耳。無子。一女適蔡氏。其夫人年踰六旬。杭垣再陷後。未知下落。無從採訪。追錄是案。抱憾滋深。又癸卯冬至前一日。管椒軒大中丞忽于朔後汗淋氣短。色奪言微。余適在靈隱送葬。三遣弁丁。速余至署。已。痧藥進之屢矣。真可挽回。凡陽氣極虛之人。便溺後忽然欲脫。是急宜參附回陽之證。誤認爲痧。多致決裂。治霍亂者須明辨之。

孝順一倉夫丙戌春忽患急證。扒牀拉席。日不能言。問其所苦。

惟指心抓舌而已。人皆以爲乾霍亂。余謂乾霍亂何。王遠不能言。且欲孤舌似中毒耳。或云同餚數人。何彼中毒然刮之燎之。皆不驗。余以資夜無從購藥。令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愈。越日詢之。始言久患痺痛。因餌草頭藥一服。下嚥後。卽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人不知也。

一伎自幼喜食蠶蛹。及笄遊上江者數年。久不食此。二十二歲旋杭。得與家人暢啖。正歡笑間。腹痛陡作。隨地亂滾。或以爲絞腸痧。亟拉余勘之。脈色皆和。非痧非食也。若以爲中毒。則其食老少皆無恙。諦思之。雖以椒蒜炙熟。與人同啖。恐其中有一二枚。或異者。亦未可知。蠶動物也。與馬同氣。其性熱。更益以椒蒜。

之辛姑仿中馬肉毒例治之。命吸人乳果飲下卽安。
己丑五月天氣驟熱。先慈陡患霍亂。肢冷自汗。脈微苔白。腹大
痛欲重。按是中虛有素。因熱而受寒侵也。進大劑理中湯加桂
枝白芍。覆杯而愈。此所謂舍時從證也。

丁酉八九月間。杭州盛行霍亂轉筋之證。有沈氏婦者。夜深患
此。繼卽音啞。厥逆。比曉其夫皇皇求治。余診其脈。絃細以澀。兩
尺如無。口極渴而沾飲卽吐不已。足腓堅硬如石。轉時痛楚欲
絕。乃暑溼內伏。阻塞氣機。宣降無權。亂而上逆也。爲防全醫難
矣。白散例而處蠶矢湯一方。令以陰陽水煎成。候涼徐服。此藥
入口竟不吐。外以燒酒令人用力摩擦其轉戾堅硬之處。及

時許。鬱熱散而筋結始軟。再以鹽鹵浸之。遂不轉戾。土渴漸止。
晡時復與前藥半劑。夜得安寐。次日但覺困極耳。興致和湯數
服。而瘡後治相類者多人。悉以是法出入獲效。惟誤報附子者。
最難救療。

此證火酒摩之時許。鬱熱散而筋漸舒。則轉筋雖因火熾必
兼外寒。鬱遏而始反戾也。大抵霍亂寒熱相搏者多。雖知其
爲寒爲熱。亦須反佐以治。蓋卽此理。謝城

鄭鳳梧年六十餘秋。閉患霍亂。稟寒厥逆。煩悶躁擾。口不甚渴。
或以爲寒。余察脈細欲伏。苔白而厚。乃暑溼內蘊未化也。
燃犀之照。庶不爲病所蒙。因制燃照湯與之一飲而

皆退脈起而吐瀉漸止。隨以清滌法而愈。

一貴婦年少體瘦。初秋患霍亂轉筋。舌絳目赤。大渴似冷。脈左絃強而右滑大。此肝胃之火素盛而熱復侵營也。以白虎湯去米草加生地蒲公英益母草黃檗木瓜絲瓜絡薏苡一劑知二劑已。丹溪云轉筋由于血熱。此證是矣。

一丁姓者患霍亂。苔色白薄而不渴。但覺口中黏膩。彼自知醫欲從寒溼治。余曰中焦原有寒溼。所以不渴。然而黏膩豈非暑入而釀其溼爲熱乎。以胃苓湯去甘朮。加苡仁川連半夏枇杷葉二劑而瘳。

錢某患霍亂。自汗肢冷脈無。平日食涼飲冷。人皆謂寒證。欲用

大劑熱藥。余曰苦雖白。然厚而邊緣。且渴甚。頭大痛。不可因寒涼致病。而竟不察其有暑熱之伏也。遂以五苓去朮。加黃連。厚朴。黃芩。竹節木瓜扁豆。服後脈稍出。汗漸收。吐利亦緩。卽去肉桂。加桂枝。滑石。甘草。頭痛吐利皆止。苔色轉黃。隨用清暑和中而愈。

一少年體肥畏熱。因酷暑。午餐酒肉後。以席鋪輒地而臥。覺卽飽啖西瓜。至晚覺頭重惡寒。夜分吐瀉大作。四肢拘急。汗冷息微。時時發躁。黎明速余勘之。脈沉弱。予漿水散。加吳茱萸。厚朴。投匕卽瘥。改授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數服而愈。

陸叟年七十餘。仲秋患霍亂。自服單方二三日。嘔吐雖已。利猶

不。止。且。頻。頻。作。噦。聲。不。甚。揚。面。赤。目。閉。小。便。不。通。醫。云。高。年。戴。
陽。證。原。不。治。且。延。已。數。日。縱。投。大。劑。回。陽。亦。恐。不。及。余。視。之。脈。
雖。虛。更。竝。無。脫。象。况。舌。赤。而。乾。利。下。臭。惡。氣。分。伏。暑。業。擾。及。營。
慮。其。絡。閉。神。昏。胡。可。再。投。熱。劑。聞。所。煎。之。藥。桂。氣。撲。鼻。試。之。必。
死。迫。令。將。藥。傾。潑。遂。以。紫。雪。三。分。用。竹。茹。枇。杷。葉。通。草。丹。參。連。
翹。石。菖。蒲。桔。梗。黃。芩。蘆。根。煎。湯。候。涼。調。而。徐。服。次。日。復。診。目。開。
喊。止。小。溲。稍。行。于。前。方。裁。紫。雪。加。石。斛。苡。仁。服。二。劑。利。減。能。啖。
米。飲。矣。隨。用。致。和。湯。十。餘。服。而。瘳。

戊。戌。夏。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患。嘔。吐。泄。瀉。時。時。自。汗。人。皆。危。之。
余。曰。此。非。真。霍。亂。也。然。較。真。霍。亂。尤。險。以。其。犯。產。後。三。禁。而。脈。

微欲絕亟宜峻補。遲恐無濟也。予東洋參龍牡耆朮木瓜扁豆
茯神石英酒炒白芍橘皮爲劑。四服而痊。

新產後用參耆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爲醫而自取罪戾耶。錢塘周鑑光遠

此證正惟產後放膽參耆。猶人所能及。須看其餘藥一一合拍。蓋得效不僅在參者也。至此方可云峻補。然慣服補劑者必嫌其輕。加鹿角五味等必貽害矣。古來多少佳方爲妄人加減貽害者。何限。謝城

王某久患吐血。體極孱弱。沈琴齋拉余治之。甫得漸愈。乃庚子夏酷熱之時。陡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人皆謂無生理矣。余不忍輕棄。勉用西洋參枇杷葉龍牡蠶砂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石斛豆卷地漿煎服之。良愈。調理旬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

倡女謁金年二十七。患時疫頗危。余爲治痊矣。忽又求診。云患急痧。及察其脈甚細而按之緊數。神極委頓。呼呼而喘。泛泛欲嘔。肩鎖春山。汎含秋水。腮紅腹痛。舌潤口和。肢楚欲捶。指尖不冷似房勞太過。寒襲奇經之勞勞復也。然大病方瘳。或不因是知其性情通脫。因微詢曰。夜來勿過勞乎。渠謂以君善治隱曲。

敢爾乞憐。既得其情。但求援手。余聞而矜之。遂以胡桃肉破故紙。龍牡鹿角霜。菟絲覆盆。枸杞茯苓。小茴當歸。韭子爲方。一劑知二劑已。若貿貿然竟作乾霍亂治。當何如耶。乾霍亂而誤投此法。又當何如耶。

臨證如神。敘證如繪。佛心仙手。其言藴然而一片靈光。傳之紙上。效聲不易。洵是天才。仁和胡耀曾榮甫

戚姬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備食于杭州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謹勝于親戚也。壬寅秋患霍亂轉筋。余視之。暑也。投蠶矢湯兩服而瘥。三日後忽倦臥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食不飲。蓮泉惶懼。就近邀一老醫診之。云爲霍亂皆屬於

寒。且昏沉欲脫。定附子理中湯一方。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
商之王君安伯。安伯云。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嚥。
卽斃。吐瀉安能漸止乎。蓮泉大悟。仍著人飛刺招余往勘。余曰。
此高年之體。元氣隨吐瀉而虛。治宜用補。第餘暑未清。熱藥在。
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涼藥爲未當。今日溫補爲極。
是縱下嚥不及救。亦惟歸罪于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卽誤。
死于溫補。而舉世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病。從無一人知。
此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况一老。
年僕媼。非賢主人亦焉肯如是之悉心訪治乎。此病之所以不。
易治而醫之所以不可爲也。今蓮泉見書附而生疑。安伯察病。

機之已轉。主人愷惻而心虛。客亦多才而有識。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關。醫者卸脫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麗參麥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甘草茯苓等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董齋謂余云。此餘熱未清。正氣大虛者之治法。更有不因虛而餘焰復燃者。須用煉雄丹治之。

是證以半癡之學問。蓮泉之厚德。安伯之見識。三美相濟。始能起九死于一生。世之執死方治活病。視僕婢如草芥。不分皂白。信口雌黃者。讀此能無愧死耶。光遠

周光遠先生歸杭。定省七月十八夜。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

此寒
霍亂

誤服青麟丸。錢前勢益甚。侵曉召余診。脈微弱如無。耳聾目陷。
汗出肢冷。音啞。肉脫。危象畢呈。藥丸遲滯。請其太夫人先濃煎。
參湯亟爲接續。隨以參朮苓芍附桂乾薑。扁豆木瓜苡仁蓮實。
爲方終劑。卽各證皆減。蓋氣分偏虛之體。不禁吐瀉之泄奪。誤。
餌苦寒。微陽欲絕。故以真武理中合法。以復脾胃之陽。詰朝再。
視脈起肢和。卽裁附桂乾薑加黃耆石斛。服旬日全愈。凡吐瀉。
甚而津液傷。筋失其養。則爲之轉。故治轉筋者。最要顧其津液。
若陽旣回而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寒霍亂。
之用附桂。亦貴有權衡。而不可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

余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半癒。恐不能救。嘗聞張柳吟先

生云。但使病者聽半癡。論病之無微不入。用藥之無處不到。源源本本。信筆成章。已覺疾瘳過半。古云。微愈頭風。良有以也。光遠

案中議論極精微。凡用藥皆宜具此權衡。方無過當之弊。否則藥雖中病。而服之不止。反受其害。不但熱藥爾也。定州楊黑茶素圖

霍亂之霍。卽霍疾之義。謂亂之最速者也。嘗見體素豐腴之人。一病半日。僅存皮骨。其傷人之速可知。蓋霍亂脾土先傷。脾主肌肉也。謝城

陳藝圃亦知醫。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亂。轉筋。自診以爲寒也。投

全在口苦而渴。四字分別。寒熱仍佳。熱而死不博矣哉。

熱劑勢益甚。招朱椒亭視之。亦同乎主人之見也。病尤劇。乃延余勘。曰此寒爲外束之新邪。熱是內伏之真病。口苦而渴。蓋附口鼻出血而死。

霍亂一證。近來時有。而醫皆不甚識得。清楚死于誤治者極多。半癡特著專論。辨析簡當。實今日醫家首要之書。以其切于時用。不可不亟爲熟讀而研究也。光遠

甲辰五月下旬。天卽酷熱異常。道路卒死者甚多。有腹痛者。有不痛者。人率以香燥痧丸投之。輒無效。蓋香燥反以益熱。而此證竝非陰寒溼毒之邪。卽古所謂中暎也。不出戶庭之人。亦有

狂督不安
即是熱象

病此者必其人陰分素虧內熱較甚或居處飲食之失宜也往往延醫不及醫多不識其病雖死身不遽冷亦有口鼻流血者是暑從吸入直犯心臟也時余居錢塘之髦兒橋嘗稟先慈令家人慎起居薄滋味乃六月初二日午餚後季傑弟婦腹忽微痛平日貪涼自謂受寒也私囑女僕沽燒酒飲之卽狂督不安先慈知之命僕從四路速余回日甫昧也病者已口鼻出血死矣其時新產婦人死者尤多以陰血大去暑熱易侵而昧者不知因時制宜尙屬其窗戶簷以帘幙環侍多人飲以糖酒故也粗工亦不察天時人稟之不齊動輒生化湯雖熱象已顯猶誤信產後宜溫之俗說而不知因證制方之活法以致覆杯而斃

清利
甘竹和
十果不
投品

者比比。或問當此熱地如爐惡露不行而腹痛者。生化湯既不可服。宜用何方。余謂六一散最佳。旣行瘀血。又能清熱也。設暑熱重盛。雖石膏犀角對證皆爲良藥。古人何嘗禁用。余案中治愈諸條。皆可參閱。然難與淺人言也。

盈頭港姚氏婦。妊已臨月。腹中陡痛。家人謂其欲娩。急煎參湯以助其力。服後痛益甚。忙喚穩婆至。婦已渾身赤斑。喘逆昏狂。始知受暑。頃刻云亡。寶祐坊曹氏婦。亦懷妊臨月。腹痛。家人以爲將產而煎參湯。迨湯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卽婉然炎威甚烈。參湯久有欲壞。其姑云。婦旣未娩。豈可服參。以滯胎氣。我體素弱。常服補劑。參湯定亦相宜。遂飲之。甫下喉。卽覺氣鬱躁。

胎前固

宜津

徐西產

成枝

痛症

李生

溫補宣

通所

寒暑易
歸益

仲益

擾。霎時危殆。踰刻而終。後丙午壬子丙辰皆酷熱傷人。不勝舉述。古人以燥熱爲暑。故曰流金爍石。况人非金石之質乎。惜世人多不察耳。不但酷暑時胎前產後之腹痛當細審其有無別故也。

潘紅茶方伯之孫翼廷館于外氏酷熱異常。因啜冷石花一椀。遂腹痛痞悶。四肢漸冷。上過肘膝。脈伏自汗。神困懶言。方某診謂陽虛陰暑。脫陷在卽。用大劑薑附丁桂以回陽。病者聞之。益形駁憊。其叔岳許杏書茂才駭難主藥。適族人許芷卿茂才過彼。遂與商之。芷卿云此藥豈容輕試。而病象甚危。必延半癡。及之時已乙夜。余往視。面色垢滯。苦脣脣紅。是旣受暑熱。驟爲冷

飲冰伏大氣不能轉旋故股冷脈伏二便不行所謂閉證也。何脫之云亟取六一散一兩以淡鹽湯攪之澄去滓調下紫雪一錢翼日再診脈見痛癉潮行肢熱口乾舌絳暑象畢呈化而爲瘧與多劑白虎法而痊丙午舉于鄉杏書多才尚義與余稱莫逆庚申春聞其屬賊而死嗚呼榮矣。

認證既確治法用辛香以通冰伏之氣用意又極精妙真可爲萬世法程素園

室人徐氏素無病胃亦強且善作勞丙午八月朔夜猶燈下鍼黹伴余勘書夜分忽瀉二次晨起爲余梳髮未畢又瀉一次因診之脈七至而細促不耐按略無痛苦此脈病人不病始不始

于今日不可救藥也。未便明言。卽令安歇。密稟先慈。函致乃兄友璣。請醫商治。既而渴頗緩。且食山東掛麪一小碗。先慈謂余太矜持矣。余方躊躇。麪卽吐出。灌以參梨。亦不受。渴較緊。午刻醫來。亦云無法。然尙能以乳哺女。而既吸之後。乳卽攜而不起矣。形亦漸削。汗亦漸多。脈亦漸脫。音亦漸嘶。戌刻遽逝。斯人也性極賢淑。且隔屏一聽。卽知客之賢否。一旦抱此絕證。知者無不悼惜。乃中氣卒然潰散。絕無僅有之候也。

戊申秋仲。張春橋令弟曉。患腹痛。適飽啖羊肉麪條之後。初作痧。繼作食治。痛愈甚。而大渴。然啜飲輒吐。二便不行。又作寒結。治其痛益加呻吟。欲絕。已交四日。余診脈絃數。苔乾微黃。按

腹不堅非痧非食特肝火鬱而不宣耳以海蛇一片兒芷八兩煎至蛇烊頻灌果不吐將餘汁煎瓦連節棟知芩延胡旋覆柿蒂批杷葉爲劑吞當歸龍鬚丸投已卽洩行痛減次日更衣不勞餘藥而瘳

朱留耕忽于飽食後大吐而厥冷汗息微厥甫回而腹痛異常乃翁湘槎以爲急痧霍亂之候也速余往勘脈至絃緩口極苦渴二便不行乃痰滯而熱伏厥陰肝氣無從疏泄也予雪羹萸連卮棟旋節橘核元胡從容爲劑加蘆菔汁和服一劑痛減再服便行而愈

痧證霍亂挾食者必先去食傷寒亦然秦氏論之詳矣然竟

有病始飽食之餘。初非因食爲患者。半癡嘗云。旣無枵腹待病之理。豈可專以攻消爲治。故臨證必審問慎思而明辨之。庶免顛預貽誤之弊。右二案病皆起于食後。朱證已得大吐。不從食治。人或能之。張證不吐不瀉。腹痛日甚。雖明眼臨之。不免眩惑。乃半癡獨以非痧非食斷竟投匕果瘥。已非人所能及矣。余門人沈南臺。癸丑冬患病亦啖羊肉麵條而起。勢瀕于危。得半癡治愈。至四十餘日始更衣。則尤奇也。用藥如用兵。豈徒讀父書者之可爲哉。仁和趙夢齡菊齋

陳姬年已七旬。辛亥秋患霍亂轉筋甚危。亟延余診。已目陷形消肢冷。音嘶脈伏。無渴口渴汗多。腹痛苦黃。自欲投井。因先取

西瓜汁。命與恣飲。方用石膏知母麥冬黃檗芩連竹節木瓜威靈仙略佐細辛分許煎成徐服。覆杯而瘥。

醫者能知少加細辛之何故。則可以言醫矣。

此方得效。可見辨證之的。若無汗而渴者。又當別論。

素園

謝城

姊丈李華甫繼室。陡患霍亂而兼溺血如注。頭疼如劈。自汗息微。勢極危殆。速余診視。脈甚絃駛。此肝火內熾。暑熱外侵。以犀角木通滑石。厄子竹節薏苡銀花茅根菊葉爲大劑。和入藕汁送。當歸龍鬚丸而吐瀉即已。溺血亦減。惟小溲時頭猶大痛。必使人緊抱其頭。重擎其顙。始可略耐。尚是風陽僭極。肺胃不清。也。以葦莖湯去桃仁。加百合白薇元參小蘗蒲公英竹葉西瓜。

翠衣蓮子心爲方。和入童湯。仍吞龍薑丸。服旬日全愈。

陳楚珍仲媳。陡患霍亂。云昨晚曾食冷魚。夜分病作。想因寒致病也。然臍閒貼以回陽膏而不效。故敢求診。余按脈滑數右甚。口渴苔黃。令揣胸下。果堅硬而痛。曰吐瀉雖多。食尚戀膈。非寒證也。回陽膏亟宜揭去。以薑枳蘇連芩桔節牛海蛇蘆菔爲劑。一服而瘳。

婦兄吳某。閏癸丑仲夏。陡患發熱嘔吐。並腹痛。亟招余診。脈絃更而數。舌色黃膩。宜清厥陰。藉熱非妙也。予棟節連解卮藥銀花通草絲瓜絡爲方。一劑知。數劑愈。

沈峻揚。令妹年踰五旬。體極瘦弱。始則數夜不能眠。忽一日目

張不能開。淚則常流。口開不能閉。舌不能伸。語難出聲。飲不下。
嘸足冷便祕。筋瘛而疼。身硬不柔。胸膈板悶。或謂暑痧重感。慮
卽慮脫。余視之。苔黃不渴。脈來絃細更澀。重按如無。然神氣不
昏。身不發熱。非暑痧也。二便艱澀。咽膈阻悶。非脫證也。殆由情
志鬱結。怒木直升。痰亦隨之堵塞。華蓋故治節不行。脈道不利
也。但宜宣肺氣行自愈。以紫苑白前兜鈴射干菖蒲枇杷葉絲
瓜絡白豆蔻爲方。一劑知四劑愈。

證者。證也。如斷案之有證據也。然證有真。有僞。有似是而非。
以致恆爲所眩。如此案辨暑脫。則得其證矣。素園

證極危而方甚輕。其效乃如神。全由辨證之的。

謝城

蔣敬堂令堂年七十四。陸患嘔瀉。身熱腹痛。神思不清。或以爲霍亂。或慮其虛脫。迎余診之。脈微弱而數。曰暑脈自虛。不可以高年而畏脫。辛散痧藥。則不免耗傷其津液。爰定芩連滑斛。節檗銀花竹葉橘皮批把葉之方。冬瓜湯煎。一劑而熱退神清。再劑霍然。敬堂慷慨多情。知醫施藥。余契友也。庚申春聞其爭先拒賊。竟以被戕。惜哉。

徐德生家一婢。年十七矣。陸患腹痛。稍一言動。則痛不可支。以爲急症中惡。徧治不應。飛請余往。尙以丹雄雞強伏其心下。然神色如常。並不吐瀉。脈來牢澀。苔色膩黃。乃多食酸甘而汎阻也。詢之果然。以桃仁紅花生蒲黃靈脂香附延胡芍藥海螵蘆

菔爲方送龍蒼丸遂愈。

陳詰堂令郎子堂甲寅春連日勞瘁奔馳之後。忽然大便自遺。
竝非溏瀉繼言腹痛。俄卽倦臥不醒。及喚醒。仍言腹痛。隨又沉睡去。或以爲痧。或以爲虛。邀余決之。身不發熱。二便不行。舌無苔而渴。脈弦澀不調。非痧非虛。乃事多謀虛而肝鬱。饑飽勞瘁而脾困。因而食滯于中也。予橫枳橘半。查鞠菔棟元胡海蛇。服二劑。痛移臍下。稍覺知饑。是食滯下行矣。去查鞠加卮芍。服一劑。更衣而愈。

此證不難于認。食滯而難于認。肝鬱且當勞倦後見嗜臥證。不以爲痧。必以爲虛。而兼用參朮以顧脾胃。如此則肝愈不

舒而變證作矣半癥用藥至輕而奏效至捷良由乎眼雙絕

素問

余嘗問半癥曰既肝鬱于土而食不下行矣。何以乾矢自遺而不覺乎。半癥謂胃與大腸原一氣相貫。惟其食滯于胃而不化。似與大腸氣不相貫。故廣腸宿糞出而不覺。經云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是亦變也。所謂不足者。非言中氣虛也。以中氣爲病所阻。則不足于降濁升清之職。故洩便爲之改常也。余聞而折服其善讀古書。宜乎臨證之神明變化。令人莫測也。因思霍亂之吐瀉無度。乾霍亂之便秘不行。皆變也。皆中氣爲病所阻。而不足于降濁升清之職也。設泥不足爲虛。

則諸霍亂皆當補中氣爲治矣。于是益欵半癡闇發經旨爲

不証。

菊齋

此說與前釋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說可以互證。謝城

姜秋農瘧滯初痊。連勞奔走。陡患霍亂。轉筋。面臂色紫。目陷。音嘶。胸悶。苔黃。汗多。口膩。神疲。溲祕。脈細而絃。余以沙參鬱矢。苡仁。竹節。半夏。絲瓜絡。木瓜。車前子。扁豆葉。陰陽水煎送。左金丸一錢。外以吳萸一兩研末。調塗涌泉穴。服後吐瀉漸止。噫氣不舒。呃忒。脹疼。汗減。口燥。腕下拒按。脈更而絃。以素多肝鬱也。去沙參。鬱矢。木瓜。車前。左金。加紫苑。鬱金。棟實。通草。枇杷葉。二帖。漫行。呃止。苔退。足溫。腰脹腿疼。手紫漸淡。去鬱苑。通棟。加沙參。

石斛蘭葉蘿蔔鮮稻露亦二帖服和服減啜粥口無體素陰虧也去半夏扁豆菜加歸身花粉橘皮又二帖正解行而安穀腰痠少寐爲易西洋參加麥冬羊藿以調之數帖後又加枸杞杜仲而愈。

此本虛標實之證須看其先後用藥之法

琴仙

此證頗急淺術必至張皇失措半癡游刃有餘治標而不犯其本用藥與病機宛轉相赴于此服其議之老

素園

仲韶弟主于葉氏乙卯新秋陡患洞瀉如注卽渾身汗出如洗。慨慨一息負夜速余往勘脈來沉細身不發熱儼似虛寒之證惟苔色黃膩小溲全無乃溼熱病也予桂苓甘露飲加厚朴投

七而瘳。

丙辰仲夏遊武林。仁和胡次瑤孝廉北上未歸。令正孫孺人陸患肢麻昏暈。以爲急痧。速余視之。而微紅。音低神憊。睛微赤。苔色微黃。足微冷。身微汗。胸微悶。脈微絃。乃本元素弱。謀慮繁思。心火上炎。內風隨以上僭。豈可誤作痧閉。妄投香散之藥哉。以人參龍礪。菖連石英。麥冬小麥。竹葉蓮子。心爲方。兩啜而瘥。尊子平補善其後。次瑤醇謹博學。與余交最深。久欲卜居結鄰而未果。庚申之變。率妻妾登舟將來海昌。城閉不能出。與賊遇。併一幼女殉節于河。可哀也已。

季傑之妾。秋夜陡患霍亂。腹痛異常。診其脈細數而絃。肢冷畏

寒。蓋覆甚厚。詢其口不渴而瀉亦不熱。然小溲全無。吐者極苦。舌色甚赤。新涼外束。伏暑內發也。絳雪玉樞丹灌之皆不受瀉。至四五次。始覺漸熱而口大渴。仍不受飲。語言微蹇。余令擣生藕汁徐灌之。漸能受。隨以芩連苡棟卮斛桑茹蒲八次煎服。痛卽減。吐瀉亦止。改用輕清法而愈。

丁巳秋三姪壽和甫六歲。既患粟寒。身熱筋癢面紅。譖妄汗類。四肢厥冷。舌色黃膩。口渴唇紅。時邪夾食也。以枳實梔豉湯加菖蒲。及冬乾蘆菔葉煎成。調入玉樞丹五分灌之。次日譖癢皆減。而腹痛吐瀉邪。欲轉霍亂以外泄也。余嘗謂不但傷寒可轉霍亂。而溫熱暑溼皆可轉霍亂也。治當迎刃而導之。于前方加

蘇葉一分黃連二分同炒煎服。連吐三五次。瀉六七次。痛卽減。
第三日神始爽慧。然去疾莫如盡。再服原方一劑遂愈。凡小兒
之病因于食滯者多。胃不和則臥不安。陽明實則澹慄。若吐瀉。
乃病之出路。而世人動輒以驚風藥治之。每致僨事。昧者更惑
于巫瞽而祭非其鬼。尤可嗤也。余居淳溪七載。家人雖屢患大
證。未嘗一用巫瞽。亦未傷人。鄉人目以爲異。庚申秋季傑之病
甚危。壽萱姪求籤于觀音大凶。其妾欲事祈禱。余力止之。卒以
治愈。附識之以戒我後人。

辛酉秋。余息漢院。盛行霍亂轉筋之證。一男子胸次拒按。余以
蘆菔子枳實楂榔等導之一。婦袒胸不容蓋覆。猶云五內如焚。

目陷音嘶。苔黃大渴而啜飲卽吐。肢厥脈伏。市醫令服薑湯一杯。幸不受。適余至。亟取冷雪水。命將小匙徐灌之。遂不吐。更以石膏黃連。知母鴻其逆衝之火。錢某證兼吐衄十餘條。而口乾脈細。是是伏厭陰以犯中也。以連梅節斛苡畔蘇芩清之。陳某所下皆血苔黃大渴而舌色紫黯。乃暑毒深伏。起病時又飲燒酒也。用犀角益母地丁茅根菖蒲綠豆銀花芩連黃檗蘿汁大劑灌之。皆投匕而瘥。一婦積虛患此。汗出如浴。形脫聲嘶。脈微欲絕。爲亡陽之候。予附子理中湯加白芍茯苓木瓜苡仁蠶砂而汗收脈起。隨去葛附加黃耆。證漸平。去蠶砂加橘半調補而安。劉氏婦患病已兩月不納穀矣。忽吐鴻轉筋。舌光聲啞。氣液

雨亡也。亟以人參炙草石脂除櫛龍牡斛芍木瓜烏梅冬蟲夏草爲方。服兩劑。音開脈續諸證皆平。所親沈則甫按法調補而瘳。吳氏子患此脈微弱舌色淡紅口微渴。此本虛邪不盛也。宜清解藥中加參以扶正氣。則甫亦如法施治而愈。時余體憊畏熱。憚煩。僅記大略如此。

今年三月間。呂君慎庵言一童子在鄰家嬉戲。陡然吐瀉轉筋。歸家卽斃。余以爲偶然有此一證耳。旣而聞患此證者漸多。四月初有餘杭紙客在舟。次病此。抵滬乞余診。已舌卷囊縮形脫神漓不可救藥矣。口開苔黑。詢中途立未服藥。竊謂此病之盛行。多在春秋暑溼之時。何以今春卽爾。諦思其故。暑溼既可伏

至深秋而發爲霍亂。則冬傷于寒者。至春不爲溫病。亦可變爲霍亂也。雖爲溫病之變證。而溫卽熱也。故與伏暑爲病。不甚懸殊。或曰此揣度當然耳。仲聖但有五苓理中治傷寒轉霍亂法。未有治溫病轉霍亂之法何耶。余謂古書傳兵火之餘。難免遺亡之憾。一隅三反。在讀者之善悟焉。且細繹仲聖書。亦未嘗不窺露其意也。日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張石頑注云。溫病始發。卽當用黃芩湯去熱爲主。若傷寒必傳至少陽。熱邪漸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解之。蓋黃芩湯乃溫病之主方。卽桂枝湯以黃芩易桂枝而去生薑。以桂枝主在表風寒。黃芩主在裏風熱。乃不易之定。

法其生避辛散。非溫熱所宜。故去之。此表裏寒熱之不可不知者也。周禹載注云。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或不惡寒而卽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下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自傳經而入。不若此之卽利也。溫何以卽利。其人中氣本虛。內伏已深。不能盡泄于外。勢必下走利矣。雄按此論溫邪外發未久。即可下走爲利。本文更有若嘔者句。豈非溫病可轉霍亂。早逗端倪于此乎。曩纂溫熱經緯于此條下附註云。少陽膽木挾火。拔羽嘔是上衝。利由下迫。何必中虛始利。飲聚而嘔。半夏生薑。

專開飲結。如其熱熾。宜易連筋。楊素闡先生評云。此註精當。非前人所及。今治溫病轉爲霍亂者。似當奉此以爲法也。慎庵聞之。極爲折服。再質宗匠。還望有以教我。

愚意此證。梔子似亦可用。輕者亦可不必黃連。未知是否。惟大棗太守必宜去之。謝城

五月初三日余抵上洋。霍亂轉筋已流行成疫。主鎮海周君采山家不謁一客。藉以藏拙。且杜酬應之勞也。初八日紹武近族稼書家有南潯二客同患此證。一韓姓須臾而死。一紀運翔年十七。勢亦垂危。采山強拉余往視曰。豈可見死而不救哉。然已手面皆黑。目陷睛竅厥逆音嘶。脈伏無溺。舌紫苔膩。大渴汗淋。

神情瞀亂。危象畢呈。時未交芒種。暑溼之令未行。仍是冬寒內伏。春令過冷。入夏猶涼。氣機鬱遏不宣。故欲變溫病者。皆轉爲此證。與伏暑爲患者殊塗同歸。但不腹痛耳。以寒邪化熱。究與暑溼較異也。亟令刺曲池委中。出血如墨。方以黃芩爲君。臣以梔豉連筍苡半。佐以蠶矢蘆根絲瓜絡。少加吳萸爲使。陰陽水煎。候溫徐徐服之。遂不吐。次日脈稍起。又雨劑黑色稍淡。肘膝稍和。反加睛赤煩躁。是伏邪將從外泄也。去吳萸蠶矢。加速翹益母草滑石而斑發衛身。苦始漸化。肢溫得寐。小溲亦行。隨與清搜化毒之藥多劑而痊。采山因囑余詳述病因治法。刊印傳布。名其方曰黃芩定亂湯。嗣治多人。悉以此法增損獲效。如利

泰一洞庭史客素吸洋煙而患此證。與此方數帖後反便祕目赤渴汗昏狂亦是久伏之邪漸欲外越也。予竹葉石膏湯加減而瘳。其溼盛者加茵陳滑石。氣實者加枳桔。飲阻食滯者加厚朴蘆菔。肝鬱氣結者加紫蘇棟實。口渴用茅根湯或藕汁頻灌。活法在人不能不述。紹武在屠甸市得余此方。勸人合藥施送。幾及千料云。

此方加減有法較前尤妥善也

謝城

夏至後仍無大熱而霍亂轉筋不息。雖與芒種以前者同爲伏邪所發。然證因略有不同。其病似較深一層。何也。按先曾祖重慶堂隨筆云。溫病熱病溼溫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流行不已。

卽成疫癟。猶之治盜不得其法。則賊黨日衆。變爲流寇也。因熱氣病氣屍氣。互相轢轉。卽成毒癟之氣而爲疫。豈真天地之間。另有一種異氣哉。故疫之流行。必在人煙繁萃之區。蓋人氣最熱。紀文達公雜詩云。萬家煙火煖雲蒸。銷盡天山太古冰。自注烏魯木齊。自設郡縣以來。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彼處氣候極寒。今則漸同內地。人氣盛也。紀氏此言。可謂獨窺其微矣。上古無痘。至漢始有。今時罕有不出痘者。以生齒日繁。地氣日熱。所以古人最重傷寒。今世偏多溫熱也。雄按此段名言。括盡近世病情。治時證已無餘蘊矣。而于此日上海病因。尤爲切貼。地氣旣日熱。穢氣亦日盛。加以疫氣屍氣。與內伏之邪。欲化熱病而

不得者。卒然相觸。遂致濁不能降清不能升。揮霍閼亂而爲吐瀉。轉筋之危證。是伏邪欲發。客邪外入。兩邪交証。腸胃乃亂。故氣道立時閉塞。血脈因而瘀滯。四肢厥冷。手面皆黑。陽明多氣多血之經。見證若是之驟者。非氣血忽然枯槁也。夫人氣以成形耳。氣不流行。血肉卽死。故初起亟宜開閉。俾氣通血活。邪得外泄。則正自復。昧者不知邪閉血凝。熱深厥深之理。見其肢冷脈伏。卽以爲寒。又疑爲脫。旣不敢刺。更投熱藥。使邪無宣泄。愈閉愈冷。尙謂服此熱藥。一身盡冷。可見黍谷春回之不易。再遇此證。仍用此法。死者之兇無可呼籲。雖有七竅流血而死者。亦不悔悟。亦有邪閉則正氣無以自容而外脫者。陽從上脫。則汗

多而氣奪陰從下脫。則渴多而液亡。所謂內閉外脫也。欲其不外脫。必開其內閉。如紫雪絳雪行軍散皆開閉透伏之良方也。而飛龍奪命丹卽合行軍絳雪二方而加峻者。且有人中白引濁下行。尤具斬關奪命之能。上虞陳君香谷聞之。慨爲製送。嗚余詳敘方治刊布。因而救全不少厥功偉哉。

自紀運翔之證治愈後。凡患此者。紛紛踵門求診。情不能已。徵幸成功者頗多。然夏至以後。病由內外合邪。其勢更劇。故必先以奪命丹開其閉。伏愈後。變證不一。然隨機而應。甚費經營。非比往年之霍亂。雖係危證。但得轉機。即可霍然也。故良由流離困苦。失志勞神。先有內傷。遂少曲折。故愈後調理。極宜詳慎。

而上海多懋遷竄難之人。病得轉機往往大意。所謂病加于小愈。因而致墮前功者不少。如餘杭褚子耘茂才余親家也。其使女患此。已身輒矣。適余往訪知之。遂以香谷所贈奪命丹二分。囑其灌入。頃刻活動。隨予解毒活血湯數服得生。嗣余往返崇明。聞其仍淹縕不健而亡。一王大生。烟鋪夥友。余治愈後。已溺行能食。餘熱外泄。滿面赤癩。忽然神氣瞀亂而死。一禮記錢鋪石某。余爲治愈。一便已如常矣。越數日。云飲食不得下。戴眼呃忒而逝。一綠蔭書坊陶姓。業已向愈。忽然神情恍忽。藥不及救。此麗雲爲余述者。又四明陳解香之弟。患此垂危。延余治愈。遂不服藥。月餘復來請勘。已咽痛礙進水穀。頭腫舌糜。牙關甚緊。

痰嗽脇疼。肺亦腫痛。便溏色黃。此色毒蘊隨失于清解。遂致燒原。若此是限于貧困。養廻成患。而脈已絃緊數疾。莫可措手。久之果斃。竝錄爲案。以爲賈旅告。或云此地藥肆甚忙。每致誤付病者。誤服驟變。彼此不知。醫家病家。皆須留意。嗣聞冷廬醫話。云吾邑陳莊李氏子。患霍亂。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藥肆中誤以製附子與之。服後腹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于醫。醫謂用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于官。罰藥肆以金和息之。觀此則或人之言尤信然。此案若病家良悞。隱忍而不言。醫者惶窘。走避而不辨。或藥渣棄無可證。則此獄雖咎陶莫斷矣。服藥可不慎哉。

朱鳴岐患下利轉筋。醫見肢冷。卽投溫補。而服藥卽吐。既而呃
忒不已。溫補加峻。病日以危。延至九朝。已萬無生理。備後事矣。
子耘主其家。囑請余援。脈至左絃滑。右弱不應。指苦黃厚而膩。
渴小水不行。膀上拒按。因謂曰。病原不重。誤藥致劇。命不應死。
幸而得吐。否則早爲泉下人也。予枳桔芩連筭夏蘇翹蘆根批
杷葉滑石開痰行食。舒結通陽。兩劑呃果止。而偏身赤斑。又兩
劑燥矢下。而苔化溺行。右脈漸振。隨與清肅調養法而瘳。

勘朱證時。適子耘令弟子方茂才在座。曰如此重證。君胡以
爲病原不重也。余謂世間重證。大半因誤治而成。此證若初
治得法。一二劑可愈也。奈舉世以瀉證吐證霍亂證霍亂轉

筋證。皆爲寒證。往往不察病情。輒投熱藥。今見肢冷而右脈
更弱。彼方以爲虛寒的據。凡服藥卽吐。呃忒隨來。以霍亂轉
筋而見呃忒。何暇更問其餘。皇皇然以爲虛脫之象。故溫補
日以加峻。縱使一蹶不起。病家無怨。醫者不悔也。每見此地
市醫臨證。雖極輕之病。必立重案。預爲避罪邀功之地。授受
相承。伎倆如是。良可慨已。此外如胸腹疼痛。瘧疾哮喘。經阻
產後等證。世俗亦多指爲寒病。雖以熱藥殺之。而彼此不知
者。而呃忒則尤多枉死焉。余嘗治一角妓。患呃累日。破身太
早。固是虛證。然血去陰傷。豈可反以溫燥助熱。遂致下焦不
攝。索性畏藥。余用一味雞子黃。連進數服而安。

吳竹溪時感將瘥。患呃三日。聲聞于鄰人。皆危之。予通府行氣法。便行痰吐而痊。南潯朱君浦。香年五十六。自幼患童勞。繼以吐血三十外卽絕。欲得延至此。而平素便如羊矢。其血分之虧如是。今秋陡患呃。連服滋鎮溫納之藥。勢瀕于危。陸定圃進土鳴延余診。脈至絃滑搏數。苔黃厚而膩。口苦渴赤。遂力排衆議。主大劑涼潤。如雪羹。婁仁竹瀝。枇杷葉。蘆根。元參。紫苑。射干。兜鈴。菖蒲等多劑。連下赤矢。始瘳。如此衰年虛體。尙因痰熱致呃。故虛寒之呃殊不多見。而醫者不知辨證。察脈率以丁香薑桂爲不祧之藥。何哉。

謝氏婦懷孕五月。便篤四日。醫投薑附桂朴藥一帖。遂四肢麻

冷氣塞神昏。渴閉汗淋。大渴嘔吐急。延余授脈。未全伏先飲。以
油湯吐漸止。隨予參連芩藥節解銀花扁豆菜蒲桃乾蘆根
綠豆。以冬瓜湯煎。徐徐溫服。外用炭醋熏之。各恙皆差。次日脈
絃滑。渴未止。以白頭翁湯加參草銀花扁豆蒲公英蒲桃乾砂
仁兩劑而痊。

婺源詹耀堂子。年二十。患霍亂。服葛桂數劑瀉不止。素吸亞片。
疑爲虛漏補之。瀉益甚。始延余視。大渴而脈絃數。幸而起病不
因暑熱。然陰分素虧。雖飲冷食涼熱藥。豈堪過劑。設無便瀉以
分其藥力。則津液早枯矣。予白頭翁湯合封髓丹加銀花綠豆
石斛一劑。知二劑已。

余赴申時。過石門。吳君仁山在漢陽。承其關切。日毘陵張仲遠觀察秀水楊嘯溪孝廉皆已自楚至申。句當公事。君可往訪也。余感其意。唯唯而謝。緣久聞張氏家學淵源。雖閨閣皆通翰墨。然向見其宛鄰書屋。醫書數種。似偏尚溫補者。曾與故人太倉王子能參軍言之。子能亦善醫。歎曰。人之才識學力各有能至。不能至。不可強也。王半山不入相。卽是伊川一流。秋壑鈴山能甘恬退。不失爲風雅之人。陽明先生黜業爛然後人。惜其多了講學一事。若張氏者何必談醫。世人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因而貽誤者實多。余弟季旭。仲遠之妹婿也。卽爲其所誤。噫。言猶在耳。子能已下。世十餘年矣。乃嘯溪爲仲遠來索余書。余推故

不與嗣聞仲遠之子患霍亂。徑投六君子湯一劑而亡。是泥于
扶正卻邪之說。猶之冠來不戰。但知守城。卒以自斃耳。秋閒仲
遠亦亡。後蔣寅昉大理信來。深以余求書不與爲是。昔某侍郎
督學吾浙。亦以上工自命。嘗浼邵位西樞部求書。余亦不與。所
謂道不入。談免俗譏。備錄爲案。願世人毋輕言醫事。必量而後
入也。

錢塘姚歐亭協轉復辛崇明。聞余在滬。新秋囑令弟叢庵比部
持函聘余往遊。以初夏偶患大瀉。後苦脾約兩旬。始一更衣。旣
而匝月一行。甚至月餘一行。極其艱滯。而先鞭後漿。汗出神憊。
年踰六秩。步履蹇滯。雖廣服人乳及潤導諸藥。率不效。間或納

食如梗嘔吐酸辣六脈遲更苔色白潤不渴小溲清長腹無脹痛此真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也。豈腸燥便祕可以潤藥濡之哉既不宜潤更不可下以中虛閼無權恐一開而不復閼將何如耶亦不可升提蓋吐酸食梗已形下祕上衝之勢又素吸洋煙設一閼而竟不開又將何如耶爰以參朮橘半旋芎雞金木瓜枇杷葉爲方服六劑更衣兩次解四彈丸又三劑解十六丸又三劑下九丸而始暢竝不堅燥亦無溏矢毫不怯力是藥證已符爲留調理法而別設或吐酸食梗則暫用參連橘半旋節蘇葉枇杷葉紫石英以清肅鎮息之八月初秋陽正烈歐亭因公來申久住舟中從者皆病况久虛初愈之體乎初七日

忽然身熱嘔瀉。哲嗣小歐別駕急速余勘。白苔滿布。神憊不支。
腹痛汗頻。音低漏澀。先予參連夏朴節滑苡蘇蠶砂扁豆葉二
劑。熱退神清而左脈仍絃。關上高。嘔酸無寐。手足振惕。客邪雖
解。土受木乘也。去滑朴蠶砂扁豆葉。加伏神蛤殼紫菜綠豆白
蔻仁三劑。苦化能眠。知饑瀉減。去蔻蛤。加菖蒲白朮五劑而痊。
霍亂之開闔失常。中樞爲邪所亂也。此證之開闔無權。中虛不
能主持也。一實一虛。正可互勘。至愈後之嘔瀉振惕。又爲風暑
乘虛擾中之霍亂證。故詳列抑治統質通方。

汪謝城孝廉招勘婺源石雨田司馬令慈。年近五旬。陡患霍亂。
轉筋苦黃。大渴。神情煩躁。證屬伏暑。脈頗不惡。而渾身冷汗。搖

扇不停。已爲陽越之象。不敢與方。尋卽告頑此憑證不憑脈也。
次日。簠齋薦視朱君巽泉之尊人。年已六旬。患霍亂轉筋。證不
甚劇。問答音清而脈微欲絕。亦決其不治已而果然。此憑脈不
憑證也。汪金皆善醫。皆以余言爲不謬。踰半月。簠齋于丙夜患
此。證利出黑血。侵曉速余往視。形脈兩脫。大汗如淋。目陷音嘶。
溺無苔膩。平素嗜飲少穀。好善忘勞。暑溼蘊中。正氣潰散。勉投
參藥。竟不能救。惜哉。因挽以一聯云。飄泊正無聊。感甘載神交。
萍聚申江。將檢殘編求品鑒。考終原是福。徑一朝仙去。風悽秋
夜。那堪衰鬢喪知音。

次女定宜年二十。體實耐勞。適同邑戴氏。初有接女夫信云。女

于八月二十三日忽患病瀉。股冷脈伏。崔某進附子理中湯。加減瀉不止。而苔黑脣燥。頗露熱象。改投犀斛生脈散等藥。形漸脫。又用附桂八味湯。遂于二十九日舌焦如炭。而逝。彌留時語增曰。吾父在此。病不至是也。噫。據此病情。是伏暑也。戴氏爲積德世醫家。余曩刻叢書十種。渠處皆有。竟使誤藥而亡。良可慘已。郵挽一聯云。垂老別見行。祇因餽養無人。吾豈好遊。說不盡憂勤。傷厲底苦衷。指望異日歸來。或藉汝曹娛暮景。瀕危思父。療雖日死生有命。爾如鑄錯。試偏了燥熱寒涼諸謬藥。回憶昔年鞠育。徒傾我淚灑秋風。嗚呼。良朋愛女。同病同日而亡。斯重訃之役。尤不可已矣。竝附輓言。一以志交情。一以志藥誤也。

霜降前。水北族姪。其借邀勘所親蔣君循庵之媳。患霍亂轉筋。交三日矣。厥逆日竄。脇悶無溺苦。黃苦渴。脈極絃細。屢進桂附薑朮氣逆欲死。予昌陽瀉心湯加減。煎成徐服。外以吳萸研末。齒調貼涌泉穴。服二劑。吐止足溫。去蘇朴加棟斛蒲公英多劑。始痊。蓋伏暑挾素盛之肝陽爲病。誤服溫補。以致違難瘳清也。禾中方氏女。二十六歲。播遷三載。秋仲抵申。患吐瀉。所親錢伯聲孝廉邀余視之。一藥而瘥。既而患腫。因在旅寄。竟不調治。交霜降。腫忽消。不數日。又患霍亂。卽神氣瞀亂。屋中盤走。口呼姊姊。乃姊強納之臥。兩目旋轉不停。淚涔涔而滴。牙關卽緊。欲延余診。竟不及也。伯聲詢故。余曰此流離困苦。憂鬱深沉。木土相

乘吐瀉而腫節交霜降。氣肅腫消鬱無所宣。直凌脾胃。吐瀉陡作。木火勃升。狂走目張。陽從上越。此情志內傷霍亂也。故告危如是之速。

南潯沈春泉。年五十七。立冬前五日食蠍麪後。陡患霍亂轉筋。所吐瀉者皆水。初進桂附藥。筋轉益甚。周身微汗。神倦懶言。指漸冷。脈漸伏。時欲太息。更方用牡蠣一兩。龜版八錢。阿膠四錢。服後勢較劇。延余視之。苔黃大渴。小溲全無。瀉出極熱。心下拒按。伏暑挾食之證。不知何所見而予燥補澀膩之藥。乃病家謂其書畫甚優。故深信而不疑。竟以不起。可憐又可笑也。嗣聞其次郎于立冬後亦患此證。醫知伏暑。用黃連等藥。吐瀉已止。因

脈未速起。不知爲伏熱不清。改投附桂等三帖而亡。尤可哀已。
上虞羅吉人。立冬前患霍亂轉筋。予耘知其陰分素虧。病由伏
暑也。服藥已得轉機。數日後漸有呃忒。延余視之。脈絃數左甚。
苔焦而渴。齶衄腕悶。便溏色濁。小溲短赤。皆伏暑未清。氣機阻
塞之象。既失清肅。乃當廢尚帖回陽膏。屢囑揭去而不從。後聞
不起。此非敗證。余深惜之。

南潯張二梅。年踰六旬。秋閒患霍亂轉筋。醫見高年而厥逆多
汗。擬進溫補。張不敢服。但用平淡單方及外治法而瘥。然從此
大便不堅。時時自汗。徧身瘡疥畏熱異常。延至立冬後。邀余診
之。脈甚滑數。口渴苔黃。便溺皆熱。猶著祫衣。是賦質偏陽。溼熱

內盛。幸而畏進溫補。得以引年。與大劑清化法漸愈。又今年患
疥者舉目皆是。所謂衛地瘡痍。洵非虛語。外治之方甚多。而至
善者罕效。更有治不得法。瘡驟愈而變證遽隕其生者。毒陷內
証也。予奉傳一方頗佳。以麻黃一兩。川椒五錢。蛇牀子五錢。盤
蠶七枚。雄猪油或柏油熬透去渣。另用明礬。黃檗各一兩。蓖麻
子大楓子各四十粒共研末。調入油內。絹包擦患處。能拔蘯毒。
伏邪未出。旬日可愈無後患。此與火酒摩轉筋之義正同。勿以
藥猛而訾之。故附錄于此。

無徵不信。有法可師。爰采羣書。南鍼是仰然。病情之幻伏。
猶敵情之譎觚似是而非。云非恰是。千態萬狀。莫可端倪。

謬以身經附爲夢影蓋時移事易境似炊梁而比燭擬槃
癡同捫籥或竹頭木屑亦大匠所需敢質通方毋嗤瑣陋
徵列醫案第三